

# 译者翻译元认知调控与主体性的体现

——以《红楼梦》两译本为例

朱燕

(湖南工商大学 外国语学院, 长沙 410205)

**摘要:**翻译元认知调控是译者对正在进行的翻译元认知活动进行监测、调节和控制的动态过程,翻译元认知调控主要包括事先计划、意图评估、翻译监控、自我评价和自我调节五个变量因子。翻译元认知调控与译者主体性呈正相关。《红楼梦》两组译者元认知调控因子不同,其在语言和文化翻译方面的元认知调控能力也有差异,因此其主体性得到不同程度的体现。

**关键词:**《红楼梦》; 因子分析; 元认知调控; 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390(2020)01-0037-05

美国心理学教授 Flavell 认为元认知的构成包含元认知知识和元认知体验或调节两个要素。Kluwe<sup>[1]</sup>修正并拓展了元认知理论,认为元认知由元认知知识和元认知策略两部分构成。Nelson、Narens<sup>[2]</sup>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动态的认识模式,将心理过程分为认知和元认知两个层次。Brown、Baker<sup>[3]</sup>认为元认知的两大要素是关于认知的知识和认知调节,元认知调控是个人观察、反思或体验自己认知的过程,是元认知的核心部分,反映了元认知的本质。他们认为元认知有静态和动态之分,一部分是作为静态的元认知知识,另一部分是动态的,Flavell 认为是元认知体验,而 Brown 则认为是对认知的调节。这一区别在于,Flavell 从静态的知识结构分析元认知,Brown 既从知识实体、又从动态过程分析元认知。美国心理学家 Sternberg 把认知过程分为三大类:元成分、操作成分、知识习得成分,他借助与认知的对比解释元认知理论——元认知是关于认知的认知。加拿大心理学家 Das 提出了 PASS 模型<sup>[4]</sup>。这些学者对元认知的理解有着相似之处,都关注认知主体对自己认知活动的计划、监控、评价和调节。

Flavell 最早提出的元认知理论是一种教育理论。作为一种学习理论,不少学者对其在翻译、写

作、口译、听力和阅读等方面进行了教学实证研究。将元认知理论应用于教学,能大幅度提升学生的元认知知识水平,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Schraw 认为元认知并非局限于某一特定的领域,而是一种多维的技能。翻译活动类似于学习活动,是译者在原文与译文转换过程中的元认知活动,是一个操作过程,在此过程中,作为主体的译者运用元认知知识,监控与调节自己的翻译活动。颜林海<sup>[5]</sup>认为翻译认知活动可以同元认知的相关理论相结合,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运用元认知对翻译任务进行计划、监控和调节。笔者也认为元认知理论可以应用于翻译认知活动,剖析翻译过程,元认知调控与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具有一致性。

## 一、元认知调控与译者主体性的相关性

元认知是主体的自我认知,是对自身的认知过程、自我的认知能力、二者互相作用的认知。元认知是关于认知的认知<sup>[6]</sup>,其实质就是人们对认知活动的自我意识、自我监控与自我调节<sup>[7]</sup>,是个体对当前认知活动的认知调节,是一个人对于自己的思维或学习活动的认知和控制。元认知最基本的特征是以认知本身为对象<sup>[8]</sup>。元认知理论通常认为元认知知

收稿日期:2019-11-05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科基金课题“基于认知翻译学的习近平政治话语英语译研究”(18YBA249);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立项课题“大数据技术背景下英语专业翻译混合式教学模式实证研究”(XJK19BGD028);湖南工商大学第二批教学改革研究项目“AI 时代大学英语混合式翻译教学研究与实践”(校教字[2019]16号)

作者简介:朱燕,博士,教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识和元认知调控是元认知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元认知知识是指个体获得的与认知活动有关的知识,包括陈述性、程序性和条件性等知识<sup>[9]</sup>。元认知调控是个人观察、反思或体验自己认知过程的过程<sup>[10]</sup>,是元认知的核心部分,反映了元认知的本质<sup>[11]</sup>。它包括计划、监控和评价三种技能。元认知知识和元认知调控是元认知的两个相互独立且相互依存的成分,它们一起实现着对认知活动的监控和调节<sup>[12]</sup>。翻译元认知调控的本质与译者的主体性是一致的。

译者主体性即人脑的认知活动。翻译元认知活动主体的自我体验、自我观察、自我监控和自我调节是译者主体性的体现,是主体内在能力在翻译活动中的外化。译者是翻译行为的主体,其主观能动性反映为语言操作、文化特质、艺术创造、美学标准及人文品格等方面的自觉意识,具有自主性、能动性、目的性、创造性、受动性等特点<sup>[13]</sup>。在翻译元认知活动中,译者主体能动地掌控原文本,进行元认知调控,实现源语向译语的转换。从元认知理论出发,译者对源语语篇的体验与调控是译者主体性的基础。翻译元认知调控与译者主体性具有相关性:译者对翻译元认知的调控水平越高,就越能充分发挥其主体性;译者对翻译元认知的调控水平越低,就会越制约其主体性的发挥。

## 二、《红楼梦》译者翻译元认知调控的因子对比分析

《红楼梦》的英文译本较多,其中两个译本影响

较大,获得了译界的普遍认可,其译者分别为杨宪益、戴乃迭组合(杨戴组)和霍克斯、闽福德组合(霍闽组)。本文以这两组权威译者为例研究译者的翻译元认知调控。杨戴组和霍闽组的合作方式有差异:前者真正共同合作完成了一百二十回的翻译,由杨先译出草稿,戴再仔细修改;后者的合作方式较为独立,霍克斯译前八十回,闽福德译后四十回,有时两人也共同讨论作品的难点内容。杨戴组从理论上讲要优于霍闽组,对于原著中的文化与语言难点,精通汉语的杨宪益能充分理解原著的内涵,戴乃迭原籍英国,21岁来到中国,与杨宪益一起从事翻译事业,较擅长用地道的英语来表达原作,但杨戴组的翻译选择受当时的外文出版社操纵。另一组合中,霍克斯的母语是英语,因长期沐浴在英国文化之中,其英语语言能力比戴乃迭和杨宪益都略胜一筹。

翻译元认知调控是译者对翻译元认知活动进行监测、调节和控制的动态过程,是翻译元认知的一个重要成分,反映了翻译元认知的本质。翻译元认知调控主要包括事先计划、意图评估、翻译监控、自我评价和自我调节五个变量因子<sup>[14]</sup>。译者翻译元认知的因子存在差异,因而元认知调控的水平也有差异。杨戴和霍闽两组译者元认知调控的因子对比分析见表1。

根据表1可以看出,两组译者的元认知调控因子区别明显。事先计划、意图评估、翻译监控和自我评价这四个因子差异较大,译者的主体性与元认知调控因子密切相关,因而造就了两个完全不同的译本。

表1 《红楼梦》两组译者元认知调控的因子对比分析

因子	杨宪益、戴乃迭组	霍克斯、闽福德组
事先计划	(1)奉命而作,完成任务,译者的自由度极其有限 (2)按外文出版社的规定,前八十回的底本选择戚序本,后四十回底本选择程乙本 <sup>[15]</sup>	(1)同企鹅出版社签约,为了全神贯注于翻译,霍克思辞去教授一职,搬迁到威尔士一农庄 (2)主要选择程乙本,参考其他版本,创建自己的版本
意图评估	只考虑原作者的意图,对源语文本负责,译文的可接受性并不太重要	更多地考虑译语读者的期待,也尽力传达原文作者的交际意图
翻译监控	根据外文出版社的翻译目的及其外宣、外译工作的翻译要求,运用直译方法、异化策略	根据自己的爱好和商业小说的原则,尽力消除语言之间的文化障碍,传递文本的意图,运用意译方法、归化策略
自我评价	非常忠实于原文的意义和文化,受到环境限制,拘泥于原文,太死板,创造性不足	恪守的一条原则是要把一切都译出来,甚至包括双关语在内;设法表达书里的内容,不能自认为处处都处理得很成功
自我调节	戴乃迭修改杨宪益翻译的初稿两三遍,成为定稿,后来得到吴世昌等研究者的帮助,对英译本再次辨别、补正、修订、编辑加工	反思、推敲译文,接受编辑 Betty Radice 的很多修改意见,对译文进行细致入微的修订

事先计划因子指的是在翻译活动前对翻译的计划安排以及对文本的选择。杨戴组受命于外文出版

社,其翻译选择受出版社操纵,在事先计划方面的表现是被动的<sup>[16]</sup>。根据外文出版社的要求,杨戴组除

选择戚序本和程乙本外,还选取其他版本的内容对原底本做了修订和增补;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制约,底本的选择没有强烈的个人动机,自主性不大。霍闽组意识到翻译《红楼梦》是一项巨大的工程,霍克斯毅然辞去牛津大学教授工作以便全身心地投入这项翻译活动中;霍闽组在底本的选择上是完全自主独立的,充分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

意图评估因子反映了译者对源语作者意图和译语读者期待的评估和核定。两组译者的意图评估因子大不相同,杨戴组只考虑原作者的意图,霍闽组则更多地考虑译语读者的期待,从而决定了他们在翻译中分别采用异化与归化策略。

翻译监控因子即译者对自己的主观意图、所采用的翻译策略、所了解的语篇意图,以及译文表达形式等方面进行的监控。杨戴组采用了直译的方法,让读者靠近作者,准确传达原文的交际意图,“推动英语贴着汉语文化观念的地面行走”<sup>[17]</sup>,直接把中国文化传播给西方读者。霍闽组考虑到中西文化迥异,为满足西方读者的期待视野,运用了意译方法和归化策略,同化中国典故和习语,用地道的英文进行再创作。

自我评价因子体现对译文质量评价的能力特征。两组译者在自评译文时,都表达了对译文的不满意,看到了译文的不足。

自我调节因子体现在翻译过程中或结束后译者反思、推敲译文,判断译文是否准确和流畅。两组译者都精心修改了译文,有所不同的是,杨戴组的校稿得到吴世昌等研究者的帮助,译文更为完美,而企鹅出版公司的编辑 Betty Radice 则给霍闽组提了不少修改意见,霍闽组再细心修订,完善译文。

### 三、《红楼梦》译者在语言、文化方面的元认知调控及其主体性体现

《红楼梦》两组译者的元认知调控因子有着明显的差异,元认知调控能力有强弱,因而其主体性体现的程度也不同。在翻译《红楼梦》的过程中,两组译者因各自的社会环境、生活学习经历不同,他们的元认知能力也不一样。下面探讨《红楼梦》两组译者在语言和文化方面的元认知调控及其主体性的体现。

#### (一) 语言翻译元认知调控

《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之一,语言精湛,艺术性极强,具有高度个性化与生活化的特点。运用生动、优美的语言完美、准确地传译是译者的责任。杨戴组精通汉语,霍闽组则长于英语,他们

元认知调控语言的能力各有千秋,译者主体性的表现也不尽相同。下面来看翻译实例。

例1 十里街 (地名“十里街”为谐音,戏拟“势利街”。)

杨戴组译: Ten-li Street

霍闽组译: Worldly Way<sup>[18]</sup>

通过元认知调控,两组译者对这一地名的翻译进行了不同的处理。杨戴组以传播中国文化为目的,以阐释原作者意图为宗旨,运用异化策略将其直译,忠实于原文,但未考虑译文读者的接受能力。这一译法未能传达原文的深刻寓意,译文读者很可能从字面上去理解,译者的主体性也无从体现。霍闽组为迎合目的语读者的期待,运用归化策略将其意译,“worldly”的意思是“世俗的、尘世的”,用来表达“势利”是比较贴切的,如果直接用“snobbish”来译“势利”,也丧失了原文的含蓄美。霍闽组较好地再现了原文,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不过两组译者都没有译出谐音戏拟的修辞。

例2 鸳鸯笑道:“鲍二家的,老祖宗又拉上赵二家的。”贾母也笑道:“可是,我哪里记得什么抱着背着的,提起这些事来,不由我不生气! ……”

杨戴组译: Amid general laughter Yuanyang put in, “ Bao Er’s wife, not Zhao Er’s wife, Old Ancestress. ”

“That’s right.” The old lady smiled. “How do you expect me to remember their names, whether they mean ‘carried in the arms or on the back’? …”

霍闽组译: “It was Bao Er’s wife, my old love, not Zhao Er’s,” said Faithful, laughing.

“That’s what I said, didn’t I?” Grandmother Jia snapped. “Well, ‘Zhao’ or ‘Bao’ or brown cow, how can I be expected to remember such things? The very mention of them makes me feel angry. …”<sup>[19]</sup>

例2是霍闽组有意识地选择归化翻译策略、主动预测译语读者的期待、成功处理谐音双关、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的一个经典实例。“抱”与这两个姓氏“鲍”和“赵”谐音,构成谐音双关,原文作者有意影射贾琏的风流韵事。霍闽组把“抱着背着”创造性地译为“‘Zhao’ or ‘Bao’ or brown cow”,此处的译笔堪称绝妙。从语音上来讲,译者押类韵,译出了谐音。从语义上来讲,译文表面上似乎背离了源语的轨道,而“brown cow”这一词的选用弥补了语义上的不足,“cow”在英语口语中的意思是“蠢婆娘、泼妇”,也能使译语读者产生与风流韵事有关的联想。杨戴组直译为“carried in the arms or on the back”,

完全没有表达出原文的意蕴,因其翻译受制于人,不能自由发挥主体性来照顾译文读者的接受能力。

例3 ……偏偏凤姐想出一条偷梁换柱之计,自己也不好过潇湘馆来,竟未能少尽姊妹之情,真真可怜可叹。

杨戴组译:I didn't like to visit her all because of Xifeng's underhand plan to fob off a different bride on Baoyu - so I've let my cousin down.

霍闽组译:And to think that because of Xi-feng's deceitful scheme, I have not been able to show myself at the Naiad's House and have done nothing to show my sisterly affection!

两组译者都舍弃了隐喻的修辞,未保留“偷梁换柱之计”中的物象。杨戴组认知这一成语的原型意义,结合语境意义将其译为“underhand plan to fob off a different bride on Baoyu”,展现了王熙凤暗中调换新娘的精明狡黠的形象。霍闽组则直接翻译其含义“deceitful scheme”,简洁明了,但计策的内容丧失殆尽。对这一成语的处理,笔者认为杨戴组的主体性发挥得更到位。

## (二) 文化翻译元认知调控

《红楼梦》是一部百科全书,融合了我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集民俗文化、宗教文化、服饰文化和饮食文化等于一体。译者以获得的与翻译认知活动有关的元认知知识作为知识基础指导翻译元认知活动,译者个体所存储的文化知识和对所使用文化翻译策略的反思是翻译文化元认知活动的必要支持系统,为元认知调控文化翻译活动提供一种经验背景<sup>[20]</sup>。译者的元认知调控通过元认知知识的积累不断得到修正,元认知知识的积累因人而异,因此译者元认知调控文化翻译的能力也存在差异。在文化翻译元认知活动中,《红楼梦》两组译者发挥了自已的主观能动性,主体性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体现。

在处理宗教文化翻译方面,两组译者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中西方宗教文化差异较大,英语国家受基督教影响较多,而中国古代人民大多信奉佛教或道教,这在人们的语言中时常有所体现,当人们遇到灾难祈福时,会很自然地说一些希望得到神灵保佑的话语。《红楼梦》第六回里刘姥姥的话语中出现了“天”“菩萨”“阿弥陀佛”等词语。杨戴组重在传播中国文化,采用了异化翻译策略,将原文直译为“Heaven”“Buddha”“Buddha be praised!”。这样的译文就给目的语读者造成了一些理解上的困难,而且“Heaven”一词还有一些文化歧义:在中国文化里,“上天”是万物的主宰,是皇权的象征;在英语文

化里,“Heaven”即天堂。霍闽组则运用归化翻译策略,通过对自己文化翻译认知活动的评估,权衡译文的可接受性,发挥主观能动性,大胆地转换宗教概念,用目的语读者熟悉的基督教用语取代佛教用语,将“天”“菩萨”“阿弥陀佛”分别转译为“God”“the good Lord”“Bless you”<sup>[20]</sup>。这些巧妙的转换,充分体现了霍闽组的主体性。

对于中国特色的教育文化词汇,两组译者也进行了具有各自风格的处理。请看下例。

例4 自今日起,再不许做诗做对的了,单要习学八股文章。<sup>[21]</sup>

中国读者一般都了解,“八股文章”即明清科举考试制度所规定的由八个部分所组成的文体。杨戴组译为“eight-section essays”,准确达意。霍闽组则巧妙利用构词法,用译文读者熟悉的“octopus(八爪鱼)”“octopod(八足动物)”代表“八”的前缀“octo”构成新词,将其译为“Octopartite Compositions”<sup>[22]</sup>。这一译文生动形象,能唤起译语读者的共鸣。另有译者按字面意思将其译为“‘eight-legged’ essays”,该译者元认知知识的积累中缺乏中国特有的“八股文章”的知识,因此望文生义,译出使人啼笑皆非的译文。而杨、霍两组译者借助元认知知识的积累,准确理解“八股文章”的含义,熟练地运用元认知调控,充分彰显了译者的主体性。

《红楼梦》中有些成语富含中华文化,对其翻译时,两组译者结合元认知的百科知识,理解成语的内涵与语境意义,在处理方式、方法上各有特色。

例5 宝钗笑道:“我说你‘得陇望蜀’呢。”

杨戴组译:“The more you get, the more you want!” chuckled Baochai.

霍闽组译:Bao-chai laughed, “You're like the famous general 'one conquest breeds appetite for another'.”

“陇”和“蜀”为三国时期军事要地,若直译会很复杂,两组译者都舍弃了此成语的文化意象。杨戴组直接用习语“The more you get, the more you want!”传译其认知语义,完成了从语言层面到认知意义之间的隐喻性映射过程,拉近了读者与作者的认知距离。霍闽组套用了英语习语“one conquest breeds appetite for another”,用不同的文化意象表达了相似的语境意义,译文获得了最佳的阐释性相似。

例6 司人间之风情月债,掌尘世之女怨男痴。

杨戴组译:I preside over romances and unrequited love on earth, the grief of women and the passion of men in the mundane world.

霍闽组译: My business is with the romantic passions, love-debts, girlish heartbreaks and male philanthropies of your dust-stained, human world. [23]

“风情月债”中的“风”和“月”是指男女间的浪漫情事。英语中的“wind”和“moon”没有类似的文化意义。两组译者通过元认知调控,抛弃了“风”和“月”的文化意象,译出其认知意义,用“浪漫”和“爱”来表达其文化内涵。

#### 四、结语

《红楼梦》的语言艺术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其传统文化尽显中华文化之美。《红楼梦》翻译质量影响着外国读者的阅读兴趣和接受度。要翻译好《红楼梦》,就要抓住主要矛盾:语言翻译与文化翻译。语言翻译不仅要传达原文的内涵意义,而且要传达原文语言的特色。文化翻译要采用从归化到异化的层级递进翻译策略,实现传统文化的模因传播,尽可能地达到文化保真。

翻译元认知调控是译者运用元认知对翻译认知活动进行事先计划、意图评估、翻译监控、自我评价和自我调节的过程,翻译元认知调控与译者主体性呈正相关。因《红楼梦》两组译者元认知调控因子不同,其在语言和文化翻译方面的元认知调控能力也有差异,因此其主体性的体现也不尽相同。在翻译元认知活动中,元认知调控可以促使译者站在元认知层面观察、反思自己的翻译认知过程,监测各种翻译问题的处理情况,从而调节和控制翻译活动,提高翻译效度,实现译文的最佳关联,达成词意相连、心意相通、语意相彰的译文佳作。

#### 参考文献:

- [1] Flavell J H. Speculations about the nature and development of metacognition [M] // Weinert F E, Kluwe R H. (eds). Metacognition, Motivation, and Understanding.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1987.
- [2] Nelson T O, Narens L. Why investigating metacognition? [M] // Metcalfe J, Shimamura A P. (eds). Metacognition: Knowing about Knowing. Cambridge: MIT Press, 1994.
- [3] Brown A L. Metacognition, executive control, self-regulation and even more mysterious mechanisms [M] // Spiro R J, Bruce B C, Brewer W F. (eds). Theoretical Issues in Reading Comprehension: Perspectives from Cognitive Psycholog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inguistics and Education. Hillsdale, NJ: Erlbaum, 1982.
- [4] 王兴礼. 元认知监控在高中生学习中的实验研究[D]. 兰州: 西北师范大学, 2003.
- [5] 颜林海. 翻译认知心理学[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8.
- [6] Flavell J H. Metacognition and cognitive monitoring: a new area of cognitive developmental inquiry [J].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79(34): 906-911.
- [7] 王建华. 元认知理论与交传口译的实证研究[J]. 中国翻译, 2015(4): 13-17.
- [8] 李媛. 广义认知概念框架下的元认知内涵与结构[J]. 北京教育学院学报, 2013(4): 5-11.
- [9] 刘念黎. 元认知理论在提高英语听力理解能力中的应用[J]. 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6(2): 48-50.
- [10] Perfect T J, Schwartz B L. Applied metacogni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11] Reder L, Schunn C. Metacognition does not imply awareness; strategy choice is governed by implicit learning and memory [M] // Reder L. (ed.). Implicit Memory and Metacognition. Mahwah, N. J.: Erlbaum, 1996.
- [12] Schraw G. Promoting general metacognitive awareness [J]. Instructional Science, 1998(26): 113-125.
- [13] 仲伟合, 周静. 译者的极限与底线——试论译者主体性与译者的天职[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6(7): 42-46.
- [14] 王湘玲, 胡珍铭, 申丽文. 学生译者与职业译者翻译元认知监控的因子分析[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6(1): 139-150.
- [15] 李晶. 道阻且长, 溯洄从之——杨译《红楼梦》底本问题中的译者主体性述评[J]. 红楼梦学刊, 2015(2): 238-261.
- [16] 张曼. 杨宪益与霍克斯的译者主体性在英译本《红楼梦》中的体现[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6(4): 109-113.
- [17] 杨乃乔, 王东风, 许钧, 等. 翻译的立场与翻译的策略——大卫·霍克思及《红楼梦》翻译四人谈[J]. 汉语言文学研究, 2014(1): 4-12.
- [18] 祖利军. 《红楼梦》戏拟互文翻译的译者主体性研究[J]. 当代外语研究, 2011(11): 33-38.
- [19] 汪玲, 郭德俊. 元认知的本质与要素[J]. 心理学报, 2000(4): 458-463.
- [20] 徐以中, 孟宏. 汉英翻译中的预设等值及译者主体性的认知研究[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3(6): 72-76.
- [21] 曹雪芹, 高鹗. 红楼梦[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1.
- [22] 刘泽权, 刘艳红. 初识庐山真面目——邦斯尔英译《红楼梦》研究(之一)[J]. 红楼梦学刊, 2011(4): 30-52.
- [23] 王寅. 体认语言学视野下的汉语成语英译——基于《红楼梦》三个英译本的对比研究[J]. 中国翻译, 2019(4): 156-164.

[责任编辑 亦筱]